

王三猴的故事

■王羨荣 王保清



湮没在历史中的周口故事

现场断案

一天午饭后，黄安知县王云明带着几个衙役下乡后返回县城，刚走进南门口，就见大街上围着一大群人。他们上前一看，原来是一个卖劈柴的乡下人和人称“赖乡绅”的当地大户在吵架。

这个卖劈柴的乡下人名叫张毛孩，因家里贫困，时常上山砍点儿柴草换几个小钱贴补家用。这天他早早起床上山砍柴，到晌午背着一捆劈柴走进县城南门。他累了一上午，又渴又饿，无精打采地只顾低头走路，猛不防，听见一阵“踏踏踏”的声音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一匹高头大马迎面飞奔而来，他躲闪不及，一下子被撞倒在路旁。他还明白过来是咋回事儿，骑马的人拐回来不愿他的意，说是他的劈柴挂烂了自己的袍子，非要他赔一件新袍子不中。这张毛孩刚要申辩，话还没有说出口，赖乡绅抬手就要打人。这时突然传来一声“不许打人”，赖乡绅抬头一看，喊话的是王知县，不由地高兴起来，心

想：历来知县没有一个不依靠当地豪绅的，凡事都替豪绅说话。今儿个正好借王知县之手，治治这个卖劈柴的。于是，赖乡绅说道：“知县老爷，您来得正是时候，他的劈柴挂烂了我的袍子，耽误了俺办事，还要赖不认账，您一定要治治他这个刁民，为俺作主啊！”张毛孩一听是王知县，也很高兴。他不认识王知县，可他知道王知县免去了官府多年来强加给黄安县老百姓的水运费，还打掉了李素一伙恶霸势力，保了黄安一方平安，人们都说王知县是一心向着穷苦人的，是个清官、好官。

王三猴一眼就认出了赖乡绅，心想：这家伙八成儿又在装赖哩，这回不能饶了他。他问清了事情的原委后，装着非常生气的样子对他俩说：“你们俩因为一点儿小事在大街上又吵又闹，有伤风化，影响交通，罚每人纹银一两。要是不交罚银，就带到县衙问罪。”赖乡绅听后心想：自己骑马撞了人，被

带到县衙问罪多失体面呀，不如交点罚银，破点儿财免灾，叫这个穷卖劈柴的到县衙挨板子去。想到这儿，他乖乖地交了一两纹银。张毛孩没钱，当然被带到了县衙。临走时，王知县故意有礼貌地给赖乡绅招招手说：“失陪啦！”赖乡绅一听，还当真是尊重他哩，高兴得屁颠屁颠的。

张毛孩心想：自己没钱交罚银，这回非挨县太爷的板子不中，吓得两腿直打颤。谁知道到县衙后，王知县叫衙役接过了他背的劈柴，又是让座，又是敬烟，又是倒茶，还管了一顿饱饭，临走时又给他二两纹银。王知县说，这二两银子，一两是赖乡绅赔偿他的惊吓钱，一两是县衙买他的劈柴钱。

这时，张毛孩才明白过来：原来王知县把俺带到县衙，是有意保护俺哩，不但不罚不打，还掏高价买走了俺的劈柴。看来，人们说的王知县一心向着穷人，是个清官、好官，这话一点儿也不假。

戏断父子案

王三猴在任知县时惩恶扬善，公正断案是出了名的。

相传黄安县城西关外有一姓孙的土财主。这土财主为人刻薄吝啬，虽说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，住的宅院是“楼瓦雪片”，但他仍时常想法儿算计别人，赚小便宜，有时就连自己的亲生儿子也不放过。

这孙老财有四个儿子，最大的17岁，最小的才11岁，都在县城塾馆读书。这一年夏天塾馆放假，四个儿子回到了家。看着面前的四个儿子，孙老财打起了主意：四个儿子，加在一起顶两个大人使唤，比雇人既省工钱，又省饭菜，上哪儿去找这等好事。于是他临时辞退了两个帮工，让他们一个月后再回来上工。打发走帮工后，孙老财立刻就发给几个儿子一人一把锄头，叫他兄弟几个去地里锄草。

看着无精打采走出宅院的两个帮工，几个儿子都很同情他们的遭遇，对父亲的行为很不满意，心想：叫俺几个下地帮忙打打下手还差不多，哪儿能叫俺顶替大人干活呢！再说，被辞退的那两个帮工，这一个月咋过活哩。最不情愿下地干活的是老四，别看他年龄不大，可点子不少，他小声鼓动几个哥哥说：“哥呀，咱得想个法儿，拧成一股绳对抗爹爹。”几个哥哥也都点头同意。老大想了

想说：“那咱就对诗吧，谁对不上谁就下地干活，要是都对上了，咱都不去。咱都不去，咱爹他也拿咱没办法。”老二、老三、老四也都举双手赞成。

兄弟四个扛着锄头，抬头挺胸地排队来到父亲面前。老四抢先说道：“天上黑咕咚。”老三赶紧接上：“看来要刮风。”

老二不敢怠慢：“刮风要下雨。”

老大最后说道：“地是锄不成。”

孙老财一听不高兴了，心想：俺供你们吃，供你们穿，供你们上学，放假了，叫你们干点儿活都不愿意，还仗着喝了点儿墨水，耍不够的点子，合起伙儿来跟俺作对。他越想越生气，站在院子里拍屁股跺脚、吹胡子瞪眼。

看着父亲那气鼓鼓的样子，老大一下子来了灵感，于是随口说道：“院里一只虎。”

老二对曰：“气得肚子鼓。”

老三忙说：“不鼓他不气。”

老四接道：“不气他不鼓。”

看着四个儿子一起跟自己作对，孙老财治不了众孩儿，无计可施。恰巧这时知县王云明下乡巡视路过这里，孙老财就把他几个儿子气他的事讲给了王知县，想请王知县帮忙教导教导他那几个不听话的儿子。

知县王三猴详细询问后，心想：早听说

这孙老财刻薄吝啬，一心想着算计别人，看来一点儿也不假，要设法治治这土老财。王三猴思索片刻说道：“原告告被告不听话，还对他这个当爹的出言不逊。被告说事实不是这样，他兄弟几个是在作诗玩游戏。双方各说各的理，看来，父子有一方是在说瞎话。今儿个俺就来个现场审案，要看看原告和被告到底是谁在说瞎话儿。”稍停后又说道，“既然被告说是作诗玩游戏，现在就由被告作诗，如果诗作得好，恕被告无罪，罪在原告；要是诗作得不好，判决则反之。”

随后，王三猴手指路旁一丛竹子说：“就以那丛竹子为题作诗一首，每人一句，起句用‘路旁’一词，末句要收在‘屁股’二字上。”

老四一看知县大人要他们当场作诗，生怕对不上了挨板子，慌忙说：“路旁一丛竹。”

老三紧接道：“能长碗口粗。”

老二忙对曰：“长大好锯板。”

老大最后说：“锯板打屁股。”

王三猴听罢，心里觉得好笑，这也算诗？但他为了整治原告，故意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诗作得好，作得好！打屁股，打屁股……”随后，一拍惊堂木，高声说道：“现判决如下：被告诗作得好，无罪释放。原告诬告他人，打20板子。”